

布赓语四音格词及其类型特点*

赵 姣 田 洋 龙润田

[提要] 四音格词是布赓语中一类重要的语言单位。从形式类型看,布赓语的四音格词有 ABAC、AABB、ABCB、ABCC、ABCD、ABAB、AABC 等 7 种;从韵律特征看,重叠是四音格词韵律和谐的主要因素;从构成方式看,主要有重叠、复合、派生 3 类;从语法意义看,主要表程度的加深、动作的反复以及遍指;从句法功能看,能充当多种句法成分。布赓语与其他南亚语的四音格词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来看,布赓语四音格词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这可能与其语言结构的发展以及从汉语等语言借贷有关。

[关键词] 南亚语 四音格词 类型特点 布赓语

一 引言

四音格词是汉藏语中一类重要的语言单位,也是中国境内及周边南亚语中重要的语言单位。学界对汉藏语四音格词的研究较早,如陆志韦(1956)依据汉字的结构形式将汉语的四音格词定义为“四字格”;戴庆厦、孙艳(2005)认为“按照一定的语音和谐规律和构词规则搭配起来的四音节才是四音格词”。相较于汉藏语,学界对南亚语四音格词的研究较少,仅有刘岩、刘希瑞(2016)、刘岩等(2016)、刘希瑞(2016)、王婷(2021)对克木语等南亚语的四音格词进行了考察。其他研究散见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以下简称“简志”)、“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以下简称“新发现语言丛书”)以及各语言参考语法等著作中。

布赓语属南亚语系越一芒语族,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和西畴县交界处。整体来看,布赓语四音格词的数量不多,但其形式类型较为丰富,在口传文学中使用频率较高。本文在对布赓语四音格词的形式类型、韵律特征、构成方式、语法意义、句法功能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和归纳其特点,并将布赓语的四音格词与其他南亚语的四音格词进行比较,试分析其异同及成因,以期深化对布赓语及其他南亚语四音格词的认识。

二 形式类型及韵律特征

依据布赓语的结构特点,本文采用戴庆厦、孙艳(2005)对四音格词的定义。本节对布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境内南亚语声调发生、演化及其功能扩展的系统性研究(22CYY050)”的资助。布赓语材料源自作者的田野调查,主要发音人为:娄志文(1941-2021,高小),普万发(1959-,高中),均为云南省广南县那洒镇龙汪洞村人,彝族。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赓语四音格词的形式类型和韵律特征进行描写。

(一) 形式类型

我们记录到的布赓语四音格词共 361 个，有 7 种形式类型。具体如下：

表 1 布赓语四音格词的形式类型及数量

形式类型	ABAC	AABB	ABCB	ABCC	ABCD	ABAB	AABC	总计
数量	159	78	50	35	25	13	1	361

其中，AABC 型仅有一例：haŋ⁵³（干净）haŋ⁵³（干净）ba⁴⁴pei³¹（干净貌）“干干净净”。下面分别介绍。

1. ABAC 型

一、三音节相同，二、四音节不同。结构上，AB 与 AC 为联合关系。又可分为 4 小类。

① 一、三音节为相同的单音节词，二、四音节为语义相同或相关的词。例如：

soʊ ³¹ kou ³¹ soʊ ³¹ teŋ ⁴⁴	涂染身体	ke ³¹ kəu ⁵⁵ ke ³¹ zou ³¹	分隔天地
染 相貌 染 相貌		隔 天 隔 地	
la ³¹ ɕo ²⁴ la ³¹ ndzo ⁴⁴	狩猎	kei ³¹ ʈjou ⁴⁴ kei ³¹ da ²⁴	山水之间
打 野兽 打 野兽		之间 山 之间 水	

② 由两个双音节词并列而成，二者语义相同或相关。例如：

tu ⁴⁴ ki ³¹ tu ⁴⁴ ni ³¹	四处	ne ³³ tsi ⁵⁵ ne ³³ ne ⁵⁵	零零碎碎
那里 这里		零碎 零碎	
yen ⁴⁴ ki ³¹ yen ⁴⁴ ni ³¹	无论如何	naŋ ²⁴ te ⁵⁵ naŋ ²⁴ pje ⁵⁵	刨根问底
那样 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③ 一、三音节为相同的单音节词，二、四音节为衬音，格式具有摹状功能。例如：

lai ⁵³ tei ⁴⁴ lai ³¹ lje ³¹	害羞	paŋ ³¹ a ⁴⁴ paŋ ³¹ tau ⁴⁴	糊里糊涂
害羞 害羞状 害羞 害羞状		笨 笨拙状 笨 笨拙状	
tje ³¹ tau ³¹ tje ³¹ taŋ ³¹	老实	kaŋ ⁴⁴ ŋaŋ ³¹ kaŋ ⁴⁴ sa ³¹	傻里傻气
手 收手状 手 收手状		傻 痴呆状 傻 痴呆状	

④ 固定格式的四音格词。例如：

a. “nou³³...nou³³...” 式

nou³³ 可译为“做”“是”等，二、四音节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例如：

nou ³³ tei ⁵³ nou ³³ ne ⁵³	反复认真地剁	nou ³¹ zaŋ ⁴⁴ nou ³¹ ŋgo ⁴⁴	琳琅满目
做 碎 做 碎		是 物件 是 东西	

b. “V zau⁵⁵ V no³¹” 式与 “V po³¹ V a³¹” 式

zau³¹“去”^①、po³¹“去”、no³¹“来”、a³¹“来”均为趋向动词，该格式多用来表动作的反复。例如：

la ³¹ zau ⁵⁵ la ³¹ no ³¹	翻来覆去	thəu ³¹ po ³¹ thəu ³¹ a ³¹	飞来飞去
翻 去 翻 来		飞 去 飞 来	

^① 布赓语的 po³¹“去”、no³¹“来”用于往地势高或向北、向西的方向，zau³¹“去”、a³¹“来”用于往地势低或向南、向东的方向。在四音格词中，zau³¹声调 31 变为高平调 55。

c. “...saŋ⁵³...mbjaŋ⁵³”式

一、三音节为同一个性质形容词或动词，saŋ⁵³、mbjaŋ⁵³主要表摹状义，对动作行为的状态或对形容的性状进行描摹。例如：

la ²⁴ saŋ ⁵³ la ²⁴ mbjaŋ ⁵³	红彤彤	mjo ³¹ saŋ ⁵³	mjo ³¹ mbjaŋ ⁵³	笑盈盈
红 红状 红 红状		笑 嬉笑貌	笑 嬉笑貌	

2. AABB 型

结构上，AA 与 BB 为联合关系。可分为 3 小类。

① 由双音节词的两个音节分别重叠构成。例如：

haŋ ⁵³ ha ⁵³	干净	→	haŋ ⁵³ haŋ ⁵³ ha ⁵³ ha ⁵³	干干净净
ko ³¹ li ⁵⁵	高兴	→	ko ³¹ ko ³¹ li ⁵⁵ li ⁵⁵	兴高采烈

② 两个语义相近或相反的不同的单音节词分别重叠后，再组合为 AABB。例如：

yoŋ ⁵³ yoŋ ⁵³ lem ³¹ lem ³¹	蹦蹦跳跳	yo ⁴⁴ yo ⁴⁴ ne ⁴⁴ ne ⁴⁴	参差不齐
蹦 蹦 跳 跳		高 高低 低	
to ⁵³ to ⁵³ noŋ ⁴⁴ noŋ ⁴⁴	上上下下	a ³¹ a ³¹ zau ⁵⁵ zau ⁵⁵	来来去去
上 上下 下		来 来 去 去	

③ 两个单音节词 A、B 分别重叠后，再组合为 AABB，其中 B 表摹状义，语义较虚。

例如：

pi ⁵³ pi ⁵³ tsa ³¹	tsa ³¹	踢来踢去	naŋ ²⁴ naŋ ²⁴ cau ²⁴	cau ²⁴	各种各样
踢 踢 反复踢貌	反复踢貌		样 样 齐全貌	齐全貌	
toŋ ²⁴ toŋ ²⁴ ta ³¹	ta ³¹	敲敲打打	lau ⁴⁴ lau ⁴⁴ za ³¹	za ³¹	风风火火
敲 敲 反复敲貌	反复敲貌		快 快 极促貌	极促貌	

3. ABCB 型

一、三音节为语义相关的词，二、四音节为相同的单音节词。结构上，AB 与 CB 为联合关系。例如：

βjou ⁴⁴ pi ³¹ da ²⁴ pi ³¹	山崩地裂	tje ³¹ nau ⁴⁴ zoŋ ⁵³ nau ⁴⁴	眼疾手快
山 垮 水 垮		手 快 脚 快	
mou ⁴⁴ ko ³¹ ta ³¹ ko ³¹	腰酸腿疼	ni ⁵³ naŋ ³¹ sau ²⁴ naŋ ³¹	各式各样
腰 痛 腿 痛		这 样 那 样	

4. ABCC 型

结构上，CC 为衬音的重叠，AB 与 CC 之间为派生（附加）关系。可分为两小类。

① AB 为双音节词，重叠的衬音 CC 具有拟声或拟态的功能。例如：

pu ³¹ kəu ⁵⁵ pjoŋ ³¹ pjoŋ ³¹	雷声轰鸣	ai ⁴⁴ kəu ³¹ thu ³¹ thu ³¹	云朵飘飘
天空 轰鸣声貌		云 漂浮貌	
saŋ ⁵³ toŋ ⁵³ tsa ³¹ tsa ³¹	胡子拉碴	puw ⁵⁵ tei ⁵⁵ hu ³¹ hu ³¹	大雪纷飞
胡子 蓬乱貌		雪 纷飞貌	

② AB 为主谓式或动宾式词组，重叠的衬音 CC 具有拟声功能。例如：

thaŋ ⁴⁴ then ³¹ lu ³¹ lu ³¹	狂风呼啸	dou ⁵³ ben ²⁴ toŋ ³¹ toŋ ³¹	鼓声大作
风 刮 呼啸响声貌		敲 鼓 咚咚响声貌	

dɑ ²⁴ zet ⁵⁵ ho ³¹ ho ³¹	洪水滚滚	pho ⁴⁴ lau ⁵⁵ ei ³¹ ei ³¹	箫声悠悠
水 淹 大水声貌		吹 箫 悠长声貌	

5. ABCD 型

由两个双音节词或词组复合而成。结构上, AB 与 CD 为联合关系。例如:

pu ³¹ zou ⁵⁵ na ⁴⁴ te ⁵³	老老少少	pu ⁵³ nou ³¹ li ²⁴ ca ⁴⁴	五脏六腑
老人 小孩		心脏 肠子	
kəu ⁵⁵ kai ³¹ zou ⁵⁵ men ³¹	天宽地广	than ⁴⁴ then ⁴⁴ khou ²⁴ a ³¹	刮风下雨
天 宽 地 厚		风 刮 雨 下	

6. ABAB 型

由双音节词 AB 重叠构成, AB 多由语义相关的单音节词根 A、B 复合而成。该格式具有遍指的功能。例如:

kuā ⁵⁵ le ⁴⁴ kuā ⁵⁵ le ⁴⁴	子孙后代	lu ³¹ di ³¹ lu ³¹ di ³¹	是是非非
儿子 孙子 儿子 孙子		好 坏 好 坏	
pi ⁵⁵ qou ²⁴ pi ⁵⁵ qou ²⁴	边边角角	tho ³¹ tsei ⁵³ tho ³¹ tsei ⁵³	大大小小
边 角 边 角		大 小 大 小	

仅有 mu⁴⁴na⁴⁴mu⁴⁴na⁴⁴“糊里糊涂”一例是由双音节单纯词 mu⁴⁴na⁴⁴重叠而来。

(二) 韵律特征

布族语四音格词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谐。首先是音节的和谐。除 ABCD 外, 其他形式类型均有重叠, 无论是词根的重叠, 还是衬音的重叠, 都使得大多数四音格词表现出韵律的和谐。其次是声韵的和谐。非重叠音节中存在一定的声韵和谐现象, 但整体来看并不多见。例如:

lai ⁵³ tei ⁴⁴ lai ³¹ lje ³¹	害羞(一、三、四音节声母相同)
no ³¹ pa ⁵³ no ³¹ bo ⁵³	漂漂亮亮(一、三、四音节谐韵)
ya ³¹ sa ⁵³ ya ³¹ mbja ⁵³	胀鼓鼓(一、二、三、四音节韵母相同)

第三是声调的变化。布族语有 6 个声调: 高平调 55、次高平调 44、中平调 33、高降调 53、低降调 31、中升调 24, 其声调的变化规则主要有两条: 一是位于高平调、高降调及次高平调之后的音节变为低降调, 二是位于低降调之后的音节变为高平调或次高平调。即“55/53/44+31”和“31+55/44”两种变调模式。这使布族语音节的韵律呈现出“前高后低”和“前低后高”的特点, 声调高的音节往往读得重一些, 声调低的音节往往读得轻一些。

四音格词中, 声调也会按这两条规则发生变化。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变化并非是四个音节整体上声调的变化, 而往往是以第一音节和第三音节为核心展开变调。这一点我们从布族语四音格词声调的组合模式可以看出。6 个声调在 361 个四音格词中的组合模式有 149 种之多, 并未呈现出某一模式的显著性, 说明声调对四音格词整体韵律的制约并不强。例如:

sou ³¹ kou ^{31:55} sou ³¹ tea ^{44:55}	涂染身体	ke ³¹ kəu ⁵⁵ ke ³¹ zou ^{31:55}	分隔天地
kuā ⁵⁵ le ^{44:31} kuā ⁵⁵ le ^{44:31}	子孙后代	tje ³¹ nau ^{44:55} zou ⁵³ nau ^{44:31}	眼疾手快

上例中四音格词的变调均发生在第二、第四音节中。在朗读时, 四音格词更像是由前后两个音节构成的“2+2”音步^①模式, 变调规则只作用于前后任意一个音步之中, 而不能超出

^① 庄会彬等(2018:38)认为一个音步至少含有两个成分, 两个成分必须有轻重之分。音步的两个成分因语言不同而不同, 可能是韵素, 也可能是音节。

音步的范围。因此，声调的变化虽能使布赓语的四音格词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谐，但这种韵律节奏更像是前后两个音步各自内部的变化，并不能带来四个音节韵律的和谐。

三 构成方式及语法意义

(一) 构成方式

布赓语四音格词的主要构成方式为重叠、复合和派生。

1. 重叠

重叠是四音格词常用的构词手段，可分为单音节词根的重叠和双音节词根的重叠。例如：

nou ³³ ndza ³¹ nou ³³ ndzo ⁵³	做工作	lou ³¹ saŋ ⁵³ lou ³¹ mbjaŋ ⁵³	灰蒙蒙
做 活计 做 工作		灰 灰状 灰 灰状	
you ⁴⁴ khã ²⁴	世代 → you ⁴⁴ you ⁴⁴ khã ²⁴ khã ²⁴		世世代代
ndze ³¹ len ⁵³	扭动 → ndze ³¹ ndze ³¹ len ⁵³ len ⁵³		扭来扭去

2. 复合

复合也是四音格词常见的构成方式。布赓语复合构成的四音格词结构关系仅有联合一种：即由具有并列关系的两个词或词组联合而成，四音格词的语义多为其组成部分意义的总和。

① 双音节词的并列。由两个语义相关的双音节词并列构成，例如：

ei ⁵³ kəu ⁴⁴ tu ⁴⁴ koŋ ²⁴	水产	mje ⁴⁴ maŋ ⁵³ na ³¹ ndza ⁵³	亲朋好友
鱼 虾		亲戚 朋友	

② 双音节词组的并列。由两个双音节词组并列构成，又可分为 3 小类。

a. 主谓结构并列，谓词可由动词或者形容词充当。例如：

ɸjou ⁴⁴ mou ³¹ ɸa ²⁴ mou ³¹	漫山遍野	tje ⁴⁴ nau ³¹ zoŋ ⁵³ nau ³¹	碍手碍脚
山 满 水 满		手 多 脚 多	

b. 动宾结构并列，宾语一般由名词充当。例如：

naup ³¹ kou ⁴⁴ naup ³¹ teaj ²⁴	梳妆打扮	ven ⁴⁴ ɸjou ⁴⁴ ven ⁴⁴ ɸa ²⁴	东游西逛
抹 样子 抹 样子		逛 山 逛 水	

c. 述补结构并列，述语由动词或形容词充当。例如：

faŋ ²⁴ zau ⁵ faŋ ²⁴ no ³¹	想来想去	kau ³¹ saŋ ⁵³ kau ³¹ mbjaŋ ⁵³	深不见底
想 去 想 来		深 深状 深 深状	

3. 派生

由词根加衬音构成。

① 词根加单音节衬音。例如：

ŋga ³¹ tei ⁴⁴	nga ³¹ lai ³¹	黄澄澄	lai ⁴⁴ hen ⁴⁴ lai ⁴⁴ tei ³¹	甜蜜蜜
黄 发亮貌	黄 发亮貌		甜 甜 甜蜜貌	

② 词根加双音节衬音。例如：

bo ⁴⁴ mo ⁴⁴ saŋ ⁵³ saŋ ⁵³	星光点点	haŋ ⁵³ haŋ ⁵³ ba ⁴⁴ pei ³¹	干干净净
星星 闪烁状		干净 干净 干净貌	

(二) 语法意义

从语法意义看，布赓语四音格词主要表程度的加深、动作的反复以及遍指。

1. 表程度的加深

四音格词大多由词根派生而来, 相比于原词根能起到程度加深的作用。试比较:

ŋga⁵³ 黄 — ŋga⁵³saŋ⁵³ŋga⁵³mbjaŋ⁵³ 黄灿灿。例如:

(1) o⁵⁵bq³¹ni⁵⁵ pja⁴⁴tou⁴⁴ŋga⁵³a⁴⁴. 地里的稻子变黄了。

地里 PART^①水稻 出 黄 PFV

(2) o⁵⁵bq³¹ni⁵⁵ pja⁴⁴ŋga⁵³saŋ⁵³ŋga⁵³mbjaŋ⁵³lai⁴⁴. 地里的稻子黄灿灿的。

地里 PART 水稻 黄 黄状 黄 黄状 MOOD

四音格词与原词根的区别主要在于程度的不同。如例(2)中的四音格词相比于原词根, 程度有明显的加深。四音格词有时还具有一定的描摹性, 例(2)中四音格词能描摹“黄灿灿”的状态, 但母语人认为它更多是强调“黄”程度深。

2. 表动作的反复

具有动词性质的四音格词能表动作的反复。例如:

pjo³¹ 说 — pjo³¹zau⁵⁵pjo³¹no³¹ 说来说去(反复说)

(3) pau⁴⁴mu⁴⁴ni⁴⁴ o³¹ pjo³¹zau⁵⁵pjo³¹no³¹tsai³¹a⁴⁴. 这事我反复说过了。

事情 — PROX 1SG 说 去 说 来 PFV PFV

3. 表遍指

具有名词性质的四音格词指称对象有遍指性, 具有例举或部分代替整体的特征。例如:

tsou³¹va⁵³ 吃喝 — tsou³¹tsou³¹va⁵³va⁵³ 吃吃喝喝(遍指各种食物)

(4) ya²⁴pe⁵⁵ ni⁵⁵ tsou³¹tsou³¹va⁵³va⁵³pje⁵³a³¹ma³¹. 家里的食物没有了。

家 1PL-GEN PART 吃 吃 喝 喝 NEG PFV MOOD

四 句法功能

根据在组合中所体现的功能, 布族语的四音格词主要具有形容词、动词、名词、副词、数量词等性质, 能在句中充当谓语、定语、状语、补语, 少数能充当主语和宾语。

(一) 作谓语

动词和形容词性的四音格词可作谓语。例如:

(5) i³¹ bi³¹mou⁴⁴zau⁵³pu⁵³teou⁵⁵teou²⁴zau⁵⁵teou²⁴no³¹. 他把刀在磨石上反复磨。

3SG 把 刀 去 磨刀石 磨 去 磨 来

(6) o⁵⁵ bjou⁴⁴ni⁴⁴ sou³¹nau³¹saŋ⁵³nau³¹mbjaŋ⁵³. 山里的树木繁茂。

里面 山 PROX 树 多 多状 多 多状

(二) 作定语

四音格词作定语, 后面通常需加上结构助词 ni⁵⁵“的”。例如:

(7) to⁵³to⁵³non⁴⁴non⁴⁴ni⁵⁵ pjou²⁴kai⁴⁴do³¹lin⁴⁴bo⁴⁴. 上上下下的人有这么多。

上 上 下 下 PART 人 有 这么多 个

有时也可不加结构助词 ni⁵⁵“的”。例如:

① 本文语法术语缩略如下: 1: 第一人称; 2: 第二人称; 3: 第三人称; ACC: 宾格; GEN: 领属格; MOOD: 语气词; NEG: 否定; PART: 结构助词; PFV: 完成体; PL: 复数; PROX: 近指; SG: 单数。

- (8) pu³¹ŋo⁵³ni⁴⁴ la³¹saŋ⁵³la³¹mbjan⁵³ta⁵³phje⁵³hje³¹. 这红彤彤的辣椒看着好吃。
辣椒 PROX 红 红状 红 红状 看 起 好吃

(三) 作状语

具有形容词、副词及数量词性质的四音格词均可作状语。例如：

- (9) pau⁴⁴mu⁴⁴ni⁴⁴ ɔ³¹ pjo²⁴tje³¹ta³¹dan³¹ta³¹ti³¹i⁴⁴. 这事我认真地给他说了。
事情 一 PROX 1SG 说 正式 正经 给 3SG-ACC
- (10) i³¹ koŋ³¹phje⁵³tou⁴⁴mi⁴⁴ tu⁴⁴ki⁴⁴tu⁴⁴ni⁵⁵. 他弓着身到处找东西。
3SG 弓 起 找 东西 这里 那里
- (11) he³¹mu⁴⁴tehe²⁴mu⁴⁴tehe²⁴na⁴⁴nda⁴⁴a⁴⁴. 他们一排一排地站好了。
3PL 一 排 一 排 站 好 PFV

(四) 作补语

具有动词、形容词性质的四音格词均可作补语。例如：

- (12) mei³¹no³¹ bi³¹qau⁴⁴teou⁵⁵bou³¹nou⁴⁴khon⁵³nou⁴⁴lon⁵³.
2PL NEG 把 路 挖 是 坑 是 洞
你们不要把路挖得坑坑洼洼的。
- (13) i³¹ ee⁵³ bi³¹tje³¹i⁵⁵ tei³¹yo³¹saŋ⁵³yo³¹mbjan⁵³. 他突然把手举得高高的。
3SG 突然 把 手 3SG-GEN 举 高 高状 高 高状

(五) 作主、宾语

少数四音格词能充当主、宾语。例如：

- (14) tsou³¹zau⁵⁵tsou³¹no³¹tuei²⁴ban⁴⁴mu⁵⁵ ŋga³¹mu⁵³lu⁴⁴.
吃 去 吃 来 对 身体 2SG-GEN 自己 NEG 好
乱吃东西对你自己的身体不好。
- (15) i³¹ ndo³¹co³¹fu⁴⁴da²⁴ti³¹kuã⁵⁵le⁴⁴ kuã⁵⁵le⁴⁴ i⁵⁵. 他打算把钱留给子孙后代。
3SG 打算 留 钱 给 儿子 孙子 儿子 孙子 3SG-GEN

从调查来看，母语人在交际中没有主动使用四音格词的习惯。尤其在作定语、状语等修饰成分时，如例(7)(9)中的四音格词，发音人往往用 to⁵³noŋ⁴⁴“上下”、tje³¹dan⁴⁴“正式”代替。这也说明布赓语四音格词或更多强调量的变化，而非凸显描摹性的增强。

结合上述描写与分析，我们认为布赓语四音格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四音格词整体数量不多，但形式类型较为丰富，其中 ABAC 型占优势。第二，重叠是四音格词韵律和谐的主要因素。非重叠音节中，双声、叠韵现象较少，声调会带来一定的韵律和谐。第三，构词方式主要有重叠、复合及派生 3 类。其中，重叠与复合构词最为常见；复合构词中结构关系仅有并列一种；由派生构成的四音格词数量较少。第四，表义特点鲜明。与构成四音格词的原词根相比，四音格词多能表程度的加深、动作的反复、遍指。由派生构成的四音格词还具有一定的描摹性。第五，从词类分布来看，四音格词主要分布在形容词、动词、名词、副词、数量词等几类，能充当谓语、定语、状语、补语、主宾语等多种句法成分。

五 布赓语与其他南亚语四音格词的共性与差异

布赓语四音格词与其他南亚语系语言四音格词存在共性，也具有一定的差异。

(一) 形式类型

据归纳与统计, 南亚语四音格词的形式类型大致有 10 种, 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部分南亚语(方言)四音格词的形式类型^①

语言(方言)	ABAC	ABAB	ABCD	AABB	ABCC	ABCB	AABC	ABAA	ABCA	ABBA
佤(岩帅)	+	+	+	+	-	+	-	-	-	-
佤(西盟)	+	+	+	+	-	-	-	-	-	-
德昂(允欠)	+	+	+	+	-	-	-	-	-	-
德昂(广卡)	+	+	+	+	-	-	-	-	-	-
布朗(新曼俄)	+	+	+	+	-	-	-	-	-	-
布朗(双关)	+	+	+	+	-	-	-	-	-	-
克木(曼蚌索)	+	+	+	+	+	+	-	-	-	-
克木(老挝仂)	+	+	+	+	+	+	-	-	-	-
京(东兴)	+	+	+	+	+	+	-	-	-	-
昆格/户(勐养)	+	+	+	+	-	+	-	-	-	-
布兴(勐腊)	+	+	+	+	-	-	-	-	-	-
克蔑(景洪)	+	+	+	+	-	-	-	-	-	-
傣(隆林)	+	+	+	+	-	-	-	-	-	-
布芒(金平)	+	+	+	+	+	-	-	-	-	-
莽(金平)	+	+	+	+	-	-	-	-	-	-
越南语	+	+	+	-	+	+	+	-	-	+
柬埔寨语	+	+	+	+	+	+	+	+	+	-

上表可见, 柬埔寨语的形式类型最丰富, 一共有 9 种; 其次是越南语, 有 7 种; 京语和克木语有 6 种。我们对各南亚语四音格词数量的分布进行了大致统计和分析, 发现 ABAC 型在大多数南亚语中数量都比较多。此外, ABCD、AABB 和 ABAB 型的数量也较多。例如:

ABAC 型: $khe^{21}h\gamma l^1khe^{21}i\eta^1$ 做来做去 做 去 做 来(布朗: 新曼俄)	$ben^{31}zam^{35}ben^{31}ba\eta^{51}$ 兄妹 衬音 弟弟 衬音 姐姐(莽: 金平)
ABCD 型: $phu\ grua\ ra\ gr\text{ɔ}k$ 洗衣服 洗 物品 清洗 衬音(克木: 曼蚌索)	$t\eta^? ph\text{ɔ}n\ d\text{ɔ}n\ t\eta^?$ 送肥运土 送 肥 运 土(佤: 布饶)
AABB 型: $teu^? teu^? te\epsilon^? te\epsilon^?$ 乱丢乱扔 衬音 衬音 丢(叠)(德昂: 允欠)	$lup^{53}lup^{53}le^{55}le^{55}$ 进进出出 拉 拉 推 推(克蔑: 景洪)
ABAB 型: $tok^{55}tek^{55}tok^{55}tek^{55}$ 铃铛声 铃铛声 铃铛声(克木: 老挝仂)	$m\gamma d\gamma\ m\gamma d\gamma$ 四处 地方 地方(布兴: 勐腊)

^① 材料主要来源于“简志”“新发现语言丛书”“参考语法”等涉及南亚语的部分以及其他一些论著, 包括刘岩等(2016)、刘希瑞(2016)等。莽语、布芒语、傣语的部分材料源于我们的田野调查, 德昂语、佤语、布朗语等语料与母语人进行过核实。能找到的形式类型用“+”标记,“-”代表文献中未出现。

ABAC 型占优势与南亚语四音格词的构词方式有很大的关联^①：复合构词在南亚语四音格词中占比较大，其主要的语义结构关系为并列，ABAC 型是满足四音格词 2+2 并列语义结构关系的最佳选择。AABB 型数量较多可能与南亚语四音格词另一种重要的构词方式——重叠有关，多数南亚语的实词以单音节为主，AABB 是单音节重叠构词最简洁的手段。ABCD 型在各语言（方言）中的数量分布有一定的差异，如布赓语 ABCD 型仅占总数的 6.9%。

（二）韵律特征

南亚语四音格词中大多数形式类型都包含了重叠，因此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韵律和谐。在非重叠音节中，不少语言（方言）的四音格词存在双声、叠韵、谐韵等现象，如佤语岩帅话 ABCD 型四音格词有着比较明显的双声、叠韵、谐韵现象，其内部的韵律关系较为整齐。韵律特征还反映在音长和重音上，如克木语老挝佻话中 AABB、ABAB、ABAC 型四音格词都严格遵守“后响”规律，体现为元音前短后长、前单后双、舌位前高后低（刘岩等 2016:116）。相较而言，在布赓语四音格词的非重叠音节中，韵律制约要弱一些。

在有声调的南亚语中，声调对整个四音格词的韵律作用不大。如克木语老挝佻话 3 个声调在四音格词中的排列方式有 79 种，但 3 个声调之间的先后顺序并无联系，说明声调对四音格词排列的约束力很弱。在声调较为复杂的傣语、布芒语中，声调在四音格词中的排列也没有明显的规律。由此可见，声调对南亚语四音格词韵律的制约性不强，这点与布赓语有共性。

（三）构成方式

南亚语四音格词的构成方式主要有重叠、复合、派生 3 种。其中，重叠构词与复合构词的比重很大。南亚语四音格词多受语义支配和句法结构关系的限制：或由结构相同、意义相关的前后两部分并列组成，或前后两部分语义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如京语 tsai¹tsai¹yai⁵yai⁵“男男女女”由 tsai¹“男孩”、yai⁵“女孩”分别重叠后再并列而成；又如克木语老挝佻话“老家”由 bo:n³³（地方）jet³³（住）+jum³³jo?⁵⁵（以前的）构成，前后两部分为修饰限定关系。而布赓语复合构成的四音格词结构关系仅有并列一类。另外，南亚语由派生构成的四音格词数量较少，这点与布赓语相似。

一些南亚语中还有少量四音连缀构成的四音格词，如克木语老挝佻话的 nok⁵⁵nok⁵⁵nek⁵⁵nek⁵⁵“悄悄的样子”，但在布赓语中我们尚未发现这种类型。

词缀参与构词是四音格词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如在四音格词发达的汉藏语中，“词根+词缀”构成的四音格词在大多数语言中都占有较大比重。南亚语四音格词中衬音的数量相对要少很多，通过“词根+衬音”构成的四音格词其内部严整性以及衬音的灵活性要远低于汉藏语。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我们还不能将这些衬音视为“词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衬音参与构词，一方面使得南亚语四音格词内部结构趋于严整，另一方面一些衬音或由实词虚化而来，或源于拟声或拟态，往往具有较强的描摹性，与词根配合使用，使四音格词更具描摹性，增加了南亚语表义的生动性。这可能也是南亚语四音格词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表义特征

南亚语四音格词都蕴含着“量”的变化：具有形容词性质的四音格词能表程度的加深，

^① ABAC 型四音格词在汉藏语四音格词中也占优势。孙艳（2005:163-164）认为 ABAC 式是四音格词追求有限结构内韵律和谐的最佳选择，其二、四音节的音变既保证了结构的整体性，又突出了结构的变化特征，同时，ABAC 能满足四音格词以“2+2”为主的并列关系，并且 ABAC 格式是最适宜扩展的结构形式。我们认为该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ABAC 型为什么在汉藏语和南亚语中都占优势，有待进一步考察。

具有动词性质的四音格词能表动量的增加,具有名词性质的四音格词能表遍指。例如:

傣语: mai¹重—mai¹lai²mai¹mə:k⁷沉甸甸 布朗语: pɔh¹飞—pɔh¹hɔ¹pɔh¹iŋ¹飞来飞去
德昂语: khe 汉族+kha:ŋ 景颇族—khe khe kha:ŋ kha:ŋ 各民族

南亚语中由“词根+衬音”派生而成的四音格词大多具有一定的摹状功能,而布赓语中派生而成的四音格词则更多是为了强调语义程度的加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布赓语中部分性质形容词可加上语义较虚的摹状语素变为状态形容词,如:caŋ³¹“绿”加上摹状语素 de⁵³构成 caŋ³¹de⁵³“绿油油”。母语者在摹状时更多选择音节数量更少的状态形容词。二是从语用习惯看,布赓语更注重表义的准确性,而非追求生动形象。例如:

(16) qhɔŋ²⁴lɛ⁴⁴tei³¹tə³¹ hen⁴⁴caŋ⁴⁴taŋ⁴⁴ndza³¹thou²⁴ai⁴⁴. 大家都玩得非常高兴。
大 家 都 玩 PART 很 相当 好 极 MOOD

例(16)中 ndza³¹“好”前面“很”“相当”连用,后面还出现了“极”。句中用了3个程度副词也未用四音格词,充分说明了布赓语四音格词表义的特点——强调“量”的变化。

(五) 句法功能

其他南亚语四音格词主要具有形容词、动词、名词、副词、数量词等词类性质。它们在句中多充当谓语、定语、状语、补语,少数能充当主语和宾语,这点与布赓语一致。

六 结 语

布赓语四音格词与其他南亚语的四音格词存在诸多共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布赓语语言结构的个性特点。

相较于德昂语、克木语等语言,布赓语四音格词的数量要少很多。但我们也观察到,受某些原因的影响,其数量有增多的趋势。如向汉语借贷使得布赓语四音格词的数量增多:一是直接借用了汉语四音格词的格式,如借用了汉语的“要V不V”格式并加以改造,形成了具有一定能产性的“汉语+本族语”合璧的“zau²⁴(要)V mu⁵³(不)V”格式;二是借用汉语的词素,按照本族语的构词规则构成新的四音格词,如借入当地汉语的 cã³¹“嫌”,构成四音格词 cã³¹zau⁵⁵cã³¹nɔ³¹“鄙夷不屑”。

总之,对布赓语四音格词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布赓语语言结构的认识。将布赓语四音格词与其他南亚语四音格词进行对比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厘清亲属语言在四音格词类型上的异同,对了解南亚语的类型特点以及深化四音格词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 陈国庆. 2002. 《克木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陈国庆. 2005. 《克蔑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陈相木、王敬骝、赖永良. 1986. 《德昂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戴庆厦、孙 艳. 2005. 《景颇语四音格词产生的机制及其类型学特征》, 《中国语文》第5期。
刀 洁. 2007. 《布芒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高永奇. 2003. 《莽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高永奇. 2004. 《布兴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蒋光友、时 建. 2016. 《昆格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康忠德. 2019. 《广西东兴京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道勇、聂锡珍、邱锸锋. 1986. 《布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旭练. 1999. 《俛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刘希瑞. 2016. 《克木语曼蚌索话四音格惯用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 岩、博 乔、刘希瑞. 2016. 《老挝克木仂话四音格词的结构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
- 刘 岩、刘希瑞. 2016. 《老挝克木仂话四音格词韵律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 陆志韦. 1956. 《汉语的并立四字格》，《语言研究》第 1 期。
- 欧阳觉亚、程 方、喻翠容. 1984. 《京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潘武俊英. 2015. 《河内越语参考语法——基于系统功能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 艳. 2005. 《汉藏语四音格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 婷. 2021. 《佤语布饶方言四音格词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钟 楠. 2019. 《柬埔寨语参考语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周植志、颜其香. 1984. 《佤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庄会彬、赵璞嵩、冯胜利. 2018. 《汉语的双音化》，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Tetrasyllabic Words and Their Typ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Bugeng Language

ZHAO Jiao, TIAN Yang and LONG Runtian

[Abstract] Tetrasyllabic words consist of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unit in the Bugeng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types, the tetrasyllabic word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ven types: ABAC, AABB, ABCB, ABCC, ABCD, ABAB, and AABC. In terms of prosodic features, the prosodic harmony of tetrasyllabic words is mainly brought over by redu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composition, the tetrasyllabic words are formed mainly in three ways: reduplication, root-plus-root compounding, and affix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meaning, they mainly express emphasis, repetition of action, and distributive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ctic functions, they can function as various syntactic constituents. Tetrasyllabic words in the Bugeng language hav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ose in other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ences. Overall, tetrasyllabic words in the Bugeng language show a trend of gradual increasing in number,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ow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to its borrowing from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Keywords]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tetrasyllabic words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ugeng language

(通信地址: 赵 姣 410205 长沙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田 洋 410082 长沙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龙润田 510632 广州 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